



禮記卷之三

特別
412
16
39



門 4 12
統 16
卷 30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一

祭法第二十三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
於秦壇祭天也以至終篇
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
朝一殿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
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禘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
 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
 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劉氏曰虞夏
 殷周皆出黃帝黃帝之曾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
 子也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
 弟也按詩傳姜嫄生棄為后稷簡狄生契為司徒
 稷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
 公劉四世至大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
 氏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

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廟
 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
 頊為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
 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為始祖而禘帝嚳於契
 廟郊則當以嚳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
 之曾祖句芒嘗有功可以為祖今既不祖之矣替
 稷禘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祖嚳而宗堯也
 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
 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
 宗即堯廟也即是可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
 宗替稷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

帝必以父以此宗字即為宗祀明堂之宗故疑舜
當宗瞽瞍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
祖功宗德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
當祖宗所親然鯀嘗治水而殛死有以死勤事之
功非瞽瞍比也故當為祖但亦不當郊耳其亦然
由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項祖
魯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項祖鯀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
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
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

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
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
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
不遷之義耳○今按以此章之宗為宗其有德者
自無可疑但殷有三宗不惟言高湯則未能究其
說也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郊者
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郊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
足以宗極其遠之意而又有常數以常數為未盡
之祖先王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盡之廟
祭享之意而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盡之廟
禮不王不禘而王禘者其祖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
夏者黃帝之禘商周禘帝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禘
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

用駢犢

燔音煩 燔於滯反

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秦壇即圜丘秦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秦折即方立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駢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馬氏曰燔柴於秦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之圜丘方立以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立謂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於自然也謂之秦壇秦折以立言燔柴於秦壇則知瘞埋於秦折者故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

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陵

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也之周

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坎以祭寒壇以祭暑其地謂見削奪也○方氏曰天無一日土無一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揚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茂故祭星之所則謂之幽宗焉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尊也書曰禋于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秦壇秦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

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八共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神若先畝之類豈謂之祭四方百物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親疏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
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
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墀曰鬼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一壇一墀者七廟
之外又立壇墀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墀也考廟
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
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
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遷
遷者其生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
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
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
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
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
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墀

然此壇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今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為一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為四廟乎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太裕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壇墠為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共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

無見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墠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

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
壇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
壇且祭之去壇為鬼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
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壇輕於壇今一壇而無
壇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
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

及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
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
得立三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
考為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
廟祖禘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

置社○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群姓諸侯有一國
故曰百姓而已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亦此之
意也夫立社者所以土神而有美報而功故王諸侯大
社也王謂大夫以下皆侯有國之社則謂之國社○長
樂社也陳氏曰大夫以下皆侯有國之社則謂之國社○長
一國之人曰社也王社侯社大夫社士社庶人社
之國社也王社侯社大夫社士社庶人社
民為社則禮與於王社為社也
為社則禮與於王社為社也
侯國社禮與於王社為社也
社在國社禮與於王社為社也
家土家社禮與於王社為社也
姓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社亦在門內也
里丘乘則諸侯當用少牢若社亦在門內也
古也如孟事下勝旱故天爰見於時而社稷
早者天事也而人事下勝旱故天爰見於時而社稷

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
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曰國行曰八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
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見周禮中雷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上帝王

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
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
或為入害故祀之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
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
大夫祭五祀註信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註謂有
地之大夫皆未可詳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
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七祀則謂之制
自三士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謂之制
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司其制度之於自出也命者所
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也命者所
食之際莫不有所以司其行之有間一有氣者皆不能
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門行之各以其儀月令所載
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由孫適至孫適
來孫諸侯下祭二大夫下祭一適士及庶
人祭字而止

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
未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王氏曰庶殤
金不祭恐非金羊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
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
五所祭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殺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嚴陵方氏曰聖王
位也曰有德而無其位者蓋祭者祀之德也
祀既曰祭又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聖王之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故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死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天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皆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有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事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治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為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菑勤言祭也曰祭曰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
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
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棄見舜
典稷穀神也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
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

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鄣壅塞之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之○石梁王氏曰祀禹非祀鯀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顯頊能脩之

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八土之賦歛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玄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伐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

去上声菑音災

陳氏曰自農舜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絲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絲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

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

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嚴陵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

祭義第二十四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

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末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欤此篇言祭則以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

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

愴初亮友

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

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也郊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

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

二十禘字亦皆當讀為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管象與那詩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

顧予烝嘗是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

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

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

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

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

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

以送其往也毗陵慕容氏曰數則煩為無敬怠則

祈不至矣先王以愛敬出於誠心非可以為為也

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疏數之宜非出

於人為感陽以盡祭之義○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
則以生之故樂以迎之不忍露既降則其親且謂其與物
而於其親樂以迎之不忍露既降則其親且謂其與物
生於其親樂以迎之不忍露既降則其親且謂其與物
樂而不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子
是謂弗智

音齊
是謂弗智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齊

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

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嚴於內所以
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
不茹葷齊之類齊三日則故也○齊而已必致齊於
其日思齊者思之至也○既陵慕容氏曰心後見
官曰思齊者思之至也○既陵慕容氏曰心後見
二其心而致無於其心而致無於其心而致無於其
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嗜往而皆反非有
也夫豈形之見其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者如見
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
為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代
慨苦

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
 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
 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微惕之貌容聲舉
 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張子曰儼然見
 乎其數息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醒而此○馬氏曰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
 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
 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愾則
 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愾極其敬親之誠也存
 以上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
 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嚴氏
 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夫
 其愛命之親也如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孔子曰祭如在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氏曰祭如在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心也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父也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忘乎心也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也祭而猶存念之思也言不絕乎
 若故曰與心固已非誠也曰強於故曰愛則存存
 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

其左右不可度思知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
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
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忘日之謂也忘日不用
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

忘日親之死時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
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
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
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
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
作君牽牲夫人奠盥君獻尸夫人薦豆鄉
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
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臨尸不作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慈可知矣奠盥
設盥齊之奠也齊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有和順

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石林葉氏曰石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推之則異故曰聖人推其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孝所推然後能親之仁以向乎親○江陵項氏曰以人孝子推其能惻然純孝與之俱化者不能達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思曰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音各如不欲生似欲隨之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是以

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
 矣故哀也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
 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心且如此而况祭之夜至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猶其所以去其日乎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思與哀者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樂與哀者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必樂與哀者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樂與哀者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子之於親來哀以致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謂父之母之親來哀以致其日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死祭之以禮年不祭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樂已至也必哀是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要其後也如謂至痛所謂祭如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趨趨其行也趨趨
 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趨趨其行也趨趨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上声 音切
 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
 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矣夫何濟
 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
 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
 當也當去声

大方廣經卷十二

當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
專謹貌趨趨讀為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頓也
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當言者
為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
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濟濟者
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若及也容之疏
遠及容之自友者夫何能交友於神明乎我之自
祭何可有濟濟濟濟乎言以誠慤為貴也若言天
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
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先時
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酬

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
濟濟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
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濟濟乃宗廟中
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
數也定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濟濟之容自
之容耳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
慤而趨數者蓋言之言祭則濟濟濟濟而親奉祭則
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
可以字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饌之屬

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物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

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

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

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

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洞洞屬屬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延平周氏曰洞屬言其繼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

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

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盡其慤而為慤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而為敬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

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間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嚴陵方氏曰盡其誠所謂慤善不違身謂與其忠敬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不事不失則得其道也禮謂祭之以禮也慤者信之始信者不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為稱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典物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

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

誠則身之屈而為之變焉故立而不誠固也進之
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親焉故進而愉也
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享焉故薦而不欲
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故
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
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
忘本也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為本故能達
是也今無馬是忘其本也心者容也
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觀其容則知其本
本者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前而祭則知其本
心以循其本故也由祭而祭則知其本
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矣其言必本於孝
固進而不愉陸氏曰立而不誠以故其特親是故謂之
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謂之疏薦而不欲若

命教也凡祭以齊為本之祭變於不愉祭已變於
不齊已徹而忘
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

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
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
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

孝子之道也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
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如執王言其恭
如奉盈言其慎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
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
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
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
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

孝近乎王去声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去声雖天
子必有父去声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
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
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
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
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
矣天子至尊內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敢以長
幼齒之故所尊者惟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敬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長無所不行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

去声

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割取腍管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音隆 曉音律 骨力周反 余無反
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故去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紉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

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為上故
 云尚耳也鬻力臍管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臍
 管畢而暫退也爛祭祭湯中所爛之肉也祭腥祭
 生肉也爛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
 極至也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
 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氏曰
 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割臍管以合羶薌所
 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爛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
 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百配以月夏居氏祭
 其閭音暗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道之太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故郊
 以報天而日以主神制禮之意深遠矣○方氏曰
 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
 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生焉猶之王燕飲
 則主之以大夫主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
 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勾龍
 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
 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
 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
 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也祭由謂祭之日也長樂
 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廣至大
 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世二卷 十九

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終始相巡止是終始往來周回不息之義不必讀爲沿也○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

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外內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出於人爲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世二卷

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
 典於東曰寅寅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
 言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未望則戴魄于
 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也歷朝夕
 晝夜而成一月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
 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
 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屬乎
 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
 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
 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
 以致和乎毗陵慕容氏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遯

日戴鬼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
 故謂之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月有待而後明
 故謂之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月生有漸而進
 哉生明與此同

天下之禮致友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
 致義也致讓也致友始以厚其本也致鬼
 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
 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
 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

大方廣... 卷之... 第... 頁...

微矣

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
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尊禮節故可以立人
紀也奇謂奇異和謂和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
五事為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應
氏曰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
之誠致鬼神所以極鬼神尊嚴之理○毗陵慕容氏
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乎
致誠慎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百物利用所以
養人者不侈於用也物各於用不足慙遷欽散各適
其平所節致和用也物各於用不足慙遷欽散各適
謂維民者悉矣辨下不明卑定名分紀而不紊疑所
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所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
與神教之至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
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一氣言則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
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陳氏
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
聰明處便屬魄○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

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為教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

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靈高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君靈使入精神悚然則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君靈高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君靈高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

至其風肅然之意又曰君靈高是鬼神精氣交感慶源輔氏曰神以伸為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屈為義則鬼也者神之盛也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則鬼與教也至矣衆生於氣魄生於體氣無不之故曰遊魂則驚於下而巳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別焉高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

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

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鬼神
至幽不可測也命之無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
得而則之故曰以為黔首則是乃所以為教之至
也○馮氏曰秦稱民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
後儒竄入以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乎天鬼者所
則盛也為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也然鬼非神
則天道而為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也然鬼非神
獨與之為德則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也
為教也於禮樂而禮樂幽則有鬼神之至也
有以助之也禮樂而禮樂幽則有鬼神之至也
昭明焉言其達於神者為鬼神之至也
者莫非物也神之著也亦不可謂之物也
者莫非物也神之著也亦不可謂之物也

命者鬼神者蓋天道者唯鬼神之為道黔首之則故
無知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

聖人以此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
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
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故眾民由此服
從而聽之速也長樂劉氏曰所以辨別其遠邇者立
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之名也所以辨別其遠邇者立
其親禱之數也教民尊祖之名也所以辨別其遠邇者立
於置郵而傳命者各行聖人之始也教而忘其先也
親其親出於天性也

二端既立報以一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蕕
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
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俵醜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一禮謂朝踐之禮與饋熟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燎羶蕕謂取胾骨燎於爐炭使羶蕕之氣

上騰也見讀為醜雜也以蕭蒿雜胾骨而燒之故曰醜以蕭光者煙上則有照映之光采也此是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為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間即醜字誤分也俵醜兩醜也當此薦與羞而雜以兩醜醴酒故曰醜以俵醜也加以鬱鬯者魄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於薦羞之下者謂非獨薦羞二者為報魄初加鬱鬯亦是報魄也此言報魄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為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為禮之極至也

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報以二禮謂報

皆冕千事以以遠而曰兼以帝盡
自以畝神役致君躬古諸躬藉志
盡躬封明民其子為體侯耕是外
之耕疆以力厚之之足言也矣盡
道貴百此而之道以曰為以地必也
也而里率必道也致敬禮後則冕又
自致為而秉有厚至○以事子所
莫籍亦孝者以有誠一其陵慕以先
勤於百敬矣為祭國誠不可信不
用力首王畿不自致取安弗盡終
而服畿千致而非所失盡所追尊
躬莫尊里於而籍亦以此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
六牲牛馬羊豕大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條三月也
皮弁素積見前云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
召牛而三月下所云即充人牧人阜蕃其時也繫于牢自所
芻之也故歲時謂朝之故朔望巡之阜蕃其時也繫于牢自所
完而無傷故謂之牲也故牲言其色不雜故謂之牲也
視之所謂為祭之牲也故牲言其色不雜故謂之牲也
不吉以謂為祭之牲也故牲言其色不雜故謂之牲也
牲召之則未見也故牲言其色不雜故謂之牲也
戒沐浴者則未見也故牲言其色不雜故謂之牲也
所以致其敬也見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禮也而君朝之齊

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准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歲時謂此歲比時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

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

公桑在東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太昕之朝季春朔之日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采桑也戾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矣

歲既畢矣世婦率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

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

率用此與

單盡也副之為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
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率舊讀為類今
如字○方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
時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其歲矣
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平周
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
者而必用卜以祭服而夫人將以勤於天下則不可
不於於神所以為祭服也示于君告其功於天則不可
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禕所
以敬其特為祭服也禮之過鞠衣而所以勞其還也
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

及良由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二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
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

良由吉曰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于次
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方
氏曰夫人之縹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
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
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速

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
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是乎在所以成民而
足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齊盛以鬼神若夫民則
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考故齊盛以鬼神若夫民則
成民之道莫先於斯二考故齊盛以鬼神若夫民則
本饑寒是憂和氣不
雖絮齊豐盛致美手
冕服神亦弗饗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

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
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
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發

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
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
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
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
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
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
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
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
也安能為孝乎

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馬氏曰
以開其和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

○西山真氏曰父母之志已形而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
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無過之謂為人
子者平時能非以理開其親置之猶難其視有地猶臣
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道也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狂非孝也事君不
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我及於
親敢不敬乎

承上文弗辱饗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
我及於親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莊官
五者皆遂則我不及其身信也戰陳勇強也此
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禮者慎其
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

孰殖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
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

大... 卷... 四二

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去声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
復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
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願猶羨也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孝經曰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
意言孝為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
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為難者謂非勉强矯拂之敬

也卒為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
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
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嚴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與為體執
之是孝之一端而已幸也則言其盡於道而已此
其如此此乃父母之幸也則言其盡於道而已此
子如此此乃父母之幸也則言其盡於道而已此
此故曰此乃父母之幸也則言其盡於道而已此
術矣特曰此乃父母之幸也則言其盡於道而已此
云夫孝德為本也者教之所由生也則言其盡於道
曰至孝於大德皆能也養之故曰何生也則言其
難行揚曰大德皆能也養之故曰何生也則言其
身為道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之孝安為難乎謂教
名謂已君子之問曰於後世以顯父母之孝安為難
名謂已君子之問曰於後世以顯父母之孝安為難
可謂能終矣夫孝既為德之行其君之身不遺也
足以為仁終矣夫孝既為德之行其君之身不遺也
至義不為仁終矣夫孝既為德之行其君之身不遺也
子曰不為仁終矣夫孝既為德之行其君之身不遺也

唯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故為人道
唯願命以幸哉有聖人順親是替在底者難為國
忠信然曰及承志論所謂能安之則無以
卒之親無所以盡大志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
人故身以物所以為備曰曰其先仁得也也愛禮不欺則以爲本
也者強也義有不息則則曰宜此者也信則之則曰則以爲本
此也故仁者不怨則則曰宜此者也信則之則曰則以爲本
變已忘其倦則則曰宜此者也信則之則曰則以爲本
由於是反此而作也刑樂矣樂強所以順此而生者強而小人不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
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

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東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舊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
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
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
言人以此是為準石厚也橫氏曰四海所謂窮高
諸後世而出於無朝夕所推而放諸四海也○極遠也
曰夫孝類反於倫者誠則變則化是矣著者
準是道至動則變則化是矣著者
則明道至動則變則化是矣著者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

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音短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為證嚴陵方氏曰王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草木零落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遺矣父母愛之喜
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
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此之謂禮終施去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養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

廣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慶源輔氏曰孝子之
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用非特害理之業無一息
勞不足言矣故不備物懼之故無怨柔行巽此聖人達孝
之順於理也嘉不期父用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
矣○廬陵胡氏曰用力所竭也曰耕田共為子職
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過大而不親之過
愈疏也親之過小怨是母既沒雖貧困猶不慕孝
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之受禦可以祀也曰不取其
惡人以物祀親然則孟子受之而祀以可也然孝
子之心有道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為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
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
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
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入為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
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
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

辱其身故不羞其親○馬氏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昔魯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

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

之貴乎天下父矣次乎事親也

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小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為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為貴而使民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

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為貴

然富民之弊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

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為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

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齒居天下之達尊

父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

然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於自告

尚齒為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嚴陵方氏曰

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弊有至于忘君故

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

之弊有至于忘親故周人救

之以務富其民也三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

曰有德者必有壽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
貴如此至周則有厚親以反本也若夫年齒之
尚聖人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
四代之王不世失其性而己即四王之求諸
遺心乎事親之義明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
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
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
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為之布席於堂而使
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

也就之即其家也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上
朝廷莫齒如爵則後言三命而齒蓋朝廷雖以齒為上然
未嘗廢爵則此所言之齒為命而齒蓋朝廷雖以齒為上然
未嘗廢爵則此所言之齒為命而齒蓋朝廷雖以齒為上然
謂就其家而不黨以齒召也凡此皆朝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
路矣

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有而不併謂
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

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為雁行之差錯
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
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
也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頌由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
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
謂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
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遺棄也○鄭氏曰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嚴陵方
者蓋艾老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
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

弟達乎鄉矣

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氏曰先之則不錯不則隨教之則車徒
以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不以達乎州巷
無人言老而窮者於州巷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
无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
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頌猶
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
春獵為搜冬獵為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

狻狩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眾矣然皆以通達孝弟

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

而後道路自內朝

而後道路自內朝

而後道路自內朝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音廟食二老五

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音廟祀先賢於

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音廟耕藉所以教諸

侯之養也去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

天下之太教也

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

瞽

瞽

瞽

宗是也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籍所以事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觀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觀而後耕籍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不畢也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誨誨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食二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醕食畢而以酒虛口也摠于摠持于盾以立于舞位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少之序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太子齒謂太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嚴陵方氏曰由化之原出自太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牛者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去聲竟音境

也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及迂謁而見之不致超越徑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

方氏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

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
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
世言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石林葉
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
也先王之道德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
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
示順也

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所不欲
惡而能自反於此則善矣天子受命於天
其德用此道而侯受命於天子受命於天
天子德於天大夫受命於天子受命於天
侯士庶人既受命於天子受命於天
則存諸長老既受命於天子受命於天
慶所以為禮而後得賞所以為利也
宗廟中祿爵慶賞所以為利也
有德而祿順有功則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侯於此矣
曰善歸諸天子善歸諸天子善歸諸天子
有善歸諸天子善歸諸天子善歸諸天子
蓋上之侯則士庶人有善於我故其能然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
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

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久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南則明而有所示之方也故易抱龜南面馬天子北面則以臣禮自處而致其尊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故曰進斷其志○應氏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為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久而曰易蓋有深意焉○石梁王氏曰

此說下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乃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之所立為然易無體也有情必待聖人陰陽之所象者莫如易其官謂之也易故曰立則其象之於龜者以人之吉凶則凶吝事固莫如龜有易明之象者莫如易其官謂之也易故曰立則其象之於龜者以人之吉凶則凶吝事固莫如龜有易斷而於龜者以人之吉凶則凶吝事固莫如龜有易道而道則情而後止言善者蓋動也無疑矣然猶之過所則教不於天而止言善者蓋動也無疑矣然猶之也○延平周氏曰其善稱人而後言善者蓋動也無疑矣然猶之也○尊冕北而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尊賢伐之○將示人而聽專於卜非特斷其無非教以尊賢伐之也○葉氏曰陰陽而後有象象而後見其可也○石林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見其可也○石林

龜則象而易則教也斷其志則謀於已進而詔以
吉向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
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已則能卑已非有志於仁
善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
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
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
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
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
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

耳自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

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慈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自不違心所
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
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思省○方氏
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
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

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婉容也甲龍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身必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所之故身必誠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氏者其氣和也遂上者其志得也德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長樂陳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南嚮君祭社南嚮以象王之朝而薄社亦北嚮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薄社亦北嚮

則南皆南嚮可知南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怡之位也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三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休即前篇君子履
之必有休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
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
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休而奉之
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
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
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
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
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
心也此在物之外而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
外至者也此在物之內而物所以禮之於物而內忘其
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而內忘其
賢者出也故下文曰唯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
而已不求其為者此所

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
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
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

大方廣經卷之三

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為去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

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

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而巳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

心於不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後能祭則不言外順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於

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下
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安其誠敬也
時則發必中節如
此然後能盡其心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畜而教六反

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之親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

類不皆水草七醢又五穀醢魚醢之類不皆
陸產者實則亦非虛矣穀也言八簋則不
三矣言奇筮所盛者地產故昆蟲以陰用
數用三之陰言陽物者然草木亦以陰
亦草物也陰三牲以陽物故也至以昆蟲
蟲實而陰陽之物是為備也於外而所長
是為備而陰陽之物是為備也於外而所
不咸在示畫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
亦不咸在示畫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
祭之不足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齋盛王后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

齋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畫畫之謂敬敬畫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

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

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之耕國者百里之內皆與之蠶然且親耕蠶焉則

以身故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齋也齋不齋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者

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者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

齋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嚴陵方氏曰夫齋所以致一事也指一人言之故曰齋矣

敬外入防其事也夫齋所以致一事也指一人言之故曰齋矣

亦和物止之而後訖故也

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又引記

以爲言焉此與學記不爲引
物所成已故先言致其精
至也精於祭之道則爲明
至矣故於祭之外是也爲
所謂散齊於外是也爲
是也此以時於先內後序
解亦見彼以時於先內後
禮器所謂三日宿於內者
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
慮與訖防其嗜欲之類則
苟動與防其嗜欲之物散
集之則不一歸乎定散則
則未始不齊故齊三日以
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於
內

是故先期旬有上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
敬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未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瓊瑋裸戶大宗執

瓊瑋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

芻宗婦執盥從句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

羞齊齊才反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讀爲肅猶戒也○鄭氏曰太廟始祖廟也圭瓊

大方孔記大全 卷之三

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
言此之謂夫婦親也○馬氏曰言士執芻所以用於
於君言宗婦執盥則先於薦之前也蓋芻所以用於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
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

六曰竟

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冕而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
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夫祭有二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

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
又諸侯則以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
尸與樂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
亦與樂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
則與樂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則樂之於尸
以君為祭主故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執也止為祭主故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冕而舞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言總而舞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特執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樂於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大義於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同義於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考而義於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宗廟之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已而宗廟之言武宿夜言舞則樂之於尸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
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
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
道也

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工貴人聲也武宿夜
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裸則假於舞
逸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
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
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
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
以明役志為本耳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
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
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
升歌謂之大武武王有九舞也故重裸者宿夜象成而為
樂故言屬則大武獻有九舞也故重裸者宿夜象成而為
於外則盡物然其輕重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
志於明也蓋物重之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承其

大方廣... 卷之三

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就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餼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曰尸之飲食亦是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餼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饗君與卿甲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

進請為餼

變ス以衆キ所以別ナリ貴賤キ之等キ而興ス施惠ス之象ナリ
也是故以四簋キ黍キ見ク其修ス於廟中ニ也廟中
者竟內之象也

謂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
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餼也簋以盛黍稷舉
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
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
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所以觀政之謂也

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故每
以六人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受惠而加其餼
夫官士蓋以示其惠於百執事者然非實數也
百之士則以此及於百官稱之亦宜矣爾蓋以
之君而此皆言起獨於尸言謬者蓋不疾與起
由也尸神象也故特以尸言謬者蓋不疾與起
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尸言謬者蓋不疾與起
食止於饋禮有司篇見之言而尸謬者蓋不疾與起
不也四簋之饋特由多也其象於廟中故爾諸侯廟
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
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
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

大方廣經
卷之三
十三

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
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
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
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重平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
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
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
非澤則大者乎澤者德之所及也後有上下大澤則惠
及下則主人言惠也積之可以觀政矣使為物大者
上先下後耳非惠也積之可以觀政矣使為物大者
民也由後而見惠也積之可以觀政矣使為物大者
之體也與物備而祭之亦在也非成體之為物大者
致用之徒備其用而已教之亦在也非成體之為物大者
者豈故曰備其用而已教之亦在也非成體之為物大者
外爾以尊曰順其用而已教之亦在也非成體之為物大者
由其教以尊曰順其用而已教之亦在也非成體之為物大者
所在乎崇而君長內教則以諸臣親教以尊其君長
所以嚴宗廟社稷而教之也尊其君長內教則以諸臣親教以尊其君長
也所以嚴宗廟社稷而教之也尊其君長內教則以諸臣親教以尊其君長
之也所以嚴宗廟社稷而教之也尊其君長內教則以諸臣親教以尊其君長
生之所由也

禮記卷之三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待之所必安於
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
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
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
者教之本也已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繫矩之道如此而後
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
最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
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

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下之
事上也以情言主事上之使下之使下之使下之
非之苟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
祭之本在乎順故亦在乎順故也上言事上使下以
為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夫祭有十倫焉音現鬼神之道焉見君臣
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

殺色介反

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
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

之際焉此之謂上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

此交神明之道也

枋伯更反

筵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枋者謂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嬖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

是也枋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嚴義父子則恩孝有所曰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差故曰等親則施則遠近有故曰貴賤則名位有所惠則寡有故曰情一故夫婦均則外有故曰爵賞則事則多寡有故曰情一故夫婦均則外有故曰爵賞則曰序上則鬼情意有故曰均則外有故曰爵賞則主故於首言鬼神之有故曰均則外有故曰爵賞則也故於下言鬼神之有故曰均則外有故曰爵賞則而依於有形之故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枋者謂明日几筵求之有方故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枋者謂明日故言交神祭之禮也

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

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
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

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

大司馬司馬

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為倫焉長樂陳氏曰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所以明祭者事父於父則忘其父之而事子凡此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先王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

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去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屬則問之者陰殺之別也問之以

廟此爵賞之施也

卿去声 舍音釋

疏曰醑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

上支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

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
以祖之尊也受爵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
嚴乎父子之賢也明乎天子之賢則天下知所尊故曰爵賞之施
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有命有德有功亦從其
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命之事也君命也
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君命者以祭為先也重命也
而巳○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重命也
以賞為重也

卷章家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

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

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龍處酢

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冕副禕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
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
尾也襲處謂因其處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
房也而此言副禕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
夫又貴於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

大方禮記大全

卷章家

二十

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辭必易
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
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
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
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
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有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
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
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
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
是故也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
所均而可以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
政必有事而本於政行
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
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穆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昇，燁胞翟閤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界之為也。言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

音連

抱音胞

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閤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餘

程音

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已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得法容止可觀進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

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去声除去天

地之害謂之義去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

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去声

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文章而曰草艾者

草即艾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

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

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第四

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
久可也雖使久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
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

音境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
也發德顯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
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
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
其事使之則本乎義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
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無已明其義於內不
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於竟內無不敬也故志厚義
也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也故志厚義
之蓋猶祭也何以為敬乎祭之義則內不得於其
親其使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
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

中庸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必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嚴陵方氏曰器以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銘必於鼎言之有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銘必於鼎言之至其大常而己若湯之盤周之量晉之為此鍾也亦以自名酌之意則一也金人几杖杯盤皆為銘焉其所以非也自名於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故曰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

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不誣祖考之實也
有不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而能傳又誣其實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而能傳又誣其實

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

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方

邑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
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
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
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
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賁姊之子蒯賁悝之舅
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
叔父異姓之臣稱伯故舅歟

啟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祭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各術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
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

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及國也成叔莊
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
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
事獻公及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考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

其勤八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

舅予文銘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

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圍慕尚而能興起之也
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
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對揚至烝鼎十二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

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烝尊及鼎也

方氏曰施于烝祭者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
烝器必以彝鼎則與農之字宗廟言不喪七器同
義蓋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和也故也彝之裸
足以祭神於彝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
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

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德
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上曰鼎銘者舉重以該
之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

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
嚴陵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

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
誣焉則辱
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
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
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
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
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嚴氏曰郊
社為五年祭天地故謂之外嘗禘所以祭宗廟故謂之內
禘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盛也四時之祭
特以嘗言者物成禮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閔宮之詩
言秋而嘗言者物成禮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閔宮之詩
乃止祭義言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嘗
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居中庸言犧牲祭法言嘗
者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卦之象也故每
大武可下則取者殺以兩而巳言舞之大者成王
而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

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
郊對社不可以及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
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經解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

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其為久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
靜精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
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則深
於春秋者也

而不亂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繁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有耗

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缺文十四字

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入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

古驗今而巳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
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
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以同民患
而退藏於密故繫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
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教也使人之美不為實序樂與易道德之妙而為
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道德之妙而為
序禮與春秋以治人為身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
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
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編鳥和

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
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
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
嘗石林業氏曰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
主於饋食則順於春夏為用也嘗之祭其用物多
則止於饋食則順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物盛
則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
亦舉其盛者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若以

禮為禮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而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以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

序孔子曰安上公曰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
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
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
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
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一離於道而已
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
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
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
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方謂之士謂持守理法之
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
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併於編氓而謂之民

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
者皆敬先入廟廷者皆敬老皆敬謙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
處鄉里者皆讓長之當敬謙而居上者不危不危
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謙而為民者不亂不亂
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則
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
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
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
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苦謂不至

禮記大全二十三卷終

不答之屬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故言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言成君臣所得以正位其亂也治者之為而始於上者之事而
以成終而謹外之道一成始也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同鄉飲內則外之道一成始也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淫僻爭鬪則曰罪獄不故言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刑有訟而至於獄則曰罪獄不故言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有階逼而巳故於倍畔忘君而治者之為而始於上者之事而
嚴陵方氏曰室故於倍畔忘君而治者之為而始於上者之事而
之昏禮則足已此鄉別男者飲之君願也陵者圖君者而為
所欲而為己之鄉別男者飲之君願也陵者圖君者而為
亦若未形也先其教則足已此鄉別男者飲之君願也陵者圖君者而為
和不於其知也先其教則足已此鄉別男者飲之君願也陵者圖君者而為
隆之其以是與

